

歷

代

賦

話

續歷代賦話目錄

卷一 楚辭

卷二 兩漢

卷三 三國

卷四 晉

卷五 南北朝

卷六 唐

卷七 宋

卷八 五代

卷九 宋

卷十 宋

續歷代賦話

目錄

卷十一 遼元

卷十二 明

卷十三 諸家緒論

卷十四 諸家緒論

續歷代賦話卷一

嘉善浦 銑柳愚輯

楚辭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
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
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
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懨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
崙元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
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

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鷺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
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
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
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
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微
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
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蚪龍以喻
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
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于
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處妃鳩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

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
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懽荒
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
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
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
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瓊詭而惠巧
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徃
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
自九懷以下逮躡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
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

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騷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歎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

劉勰

文心雕龍
辨騷篇

銑按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孟子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

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與君覺悟及于正道而還已也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蜺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鼓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諷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

廣異義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天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僕僕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云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塞其文濛湏

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替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决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于江南之墜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

月子言 卷一
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銑按宋李綱續遠遊賦序云屈原作遠遊章句文采瓌麗于騷辭中最爲有理致者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有與有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漁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

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歛道德以
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
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神屈原懷
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閭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
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
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閼
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于漢興劉向
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楚詞亦承其九
以立義焉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憑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與其覺悟而還之也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已之志也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已信約而復背之也

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無終也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

唐子真言 卷一
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
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閔屈原故作此
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
好辭賦客遊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
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
命也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
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
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汙瀆遭世溷
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禪其詞史官錄第

遂列于篇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思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戚高其節行妙其雅麗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于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脫故聊訓誼焉以上皆王逸楚辭序

銑按晁公武讀書志楚辭十七卷後漢王逸叔師注
楚屈平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
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
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
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
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
文而哀平之死于忠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
傳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
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爲南陽人與
原同上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
固二序附之爲十七卷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

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爲九然則謂大招爲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爲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楚詞惜

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真賈生所作無疑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爲誰氏深惜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宋吳

典沈作
詩寓簡

惜誓洪氏以爲賈誼作朱子亦以其詞瓌異奇偉非

賈誼莫能及今考史記漢書本傳惟弔屈原服鳥兩賦而無此篇且其死時年僅三十三篇首乃謂惜予老而日衰又曰壽冉冉而日衰漢文之時而謂之亂世可乎誼未嘗如技伯比干之所爲而又曰惜傷身之無功反復一篇旨意而証以出處本末以爲誼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

張綸林泉隨筆

重編楚辭十六卷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爲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隱九懷九歎爲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按八卷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第篇或不次第于

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
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之後攬憤所作者故
遷于下卜居漁父自序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與
疑原作非景差辭沉淵不返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
九辨招魂皆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晉宏深
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
小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至
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爲楚辭
下八卷王逸東漢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十
七卷非舊錄故去之又頗刪逸離騷經訓釋淺陋者而
錄司馬遷原傳冠其首云

讀書志

銑按吏部公者晁補之无咎也

續楚辭二十卷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爲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爲辭近原益深探其用意疾隨其步趋而與之偕然亦暇而不迫也

變離騷二十卷族父吏部公編公旣集續楚辭又擇其餘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爲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于原也猶服盡而係其姓于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

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迺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于繾惓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于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校淚謳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于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辭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辭至漢未久

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
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
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
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竝行
于世其于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
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
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歎咏歌以尋其文
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于
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于事情或以迫切而
害于義理使原之所爲壹轂而不得申于當年者又晦
昧而不得白于後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

聊據舊編粗加櫽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
古人于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
知我者而不恨于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愴矣是豈易與
俗人言哉朱子楚辭集注自序

銑按陳振聲書錄解題云楚辭集說八卷辯證二卷
侍講新安朱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于
事情或迫切而害于義理遂別爲之注其訓詁文義
之外有當考者則見于辯證所以祛前注之蔽陋而
發明屈子之微意于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頓有生氣
其于九歌九章尤爲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
殆因天問而著書說者反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高

世絕識毫髮無遺恨者矣公爲此注在慶元退居之時序文所謂放臣棄子怨妻去婦益有感而托者也其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懷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爲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離騷其言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爲名言也

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于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楚辭平易後人學倣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倣只是不好

以上朱子語錄

楚辭後語目錄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爲此書固主爲辭而亦不得不兼取于義今因其舊則其考于辭也宜益精而擇于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乎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于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

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于求似則雖迫真如
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
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
不離于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
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
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辭若
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
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
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
資而何諷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
言之矣至于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

失節亦蔡琰之儻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
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
琰之母子無絕義而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
貶辭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辭晁氏以爲中和之
發于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
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
于此又何疑焉至于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
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
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爲微文碎義又各附見于本篇
此不暇著悉云

朱子楚辭後語自序

離騷前半篇自皇考命名以至女嬃訓誠直述已事後

半篇自陳辭重華以至問占遠游託意寓言直陳已事者身之已經而傷其時道其志行以據其憂懼託意寓言者意之未已而決其時之無可爲斷之以志行之所不屑爲者以矢其堅貞書之大致也前之詞顯故議者以爲譏誚之太過後之詞微故談者以爲荒幻而不經夫怨謗而其流及上小雅先之矣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至若决上下之無人將違棄而遠去是豈忍以明言者原之滑稽其不忍明言之心乎楚詞所謂求女云者古註近之而指未明蓋所謂求女者非求君也欲其君之得賢臣焉爾始也哀高邱之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繼而相下女之可詒猶望其有處于下位而備進

用者也乃求如處妃者而不可得相與爲驕傲浮游而已上下相習小大成風亂國之朝其勢固然于是思遺佚之士曰庶幾其登進乎乃爲媒者鳩已毒矣鳩猶巧焉隱逸之賢安能以自通鳳凰旣受他人之詭而不爲吾國媒則有娀之佚女必爲高辛先之而非高陽氏之有矣雖然望未絕也使少康而有賢配倘所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者乎奈何媒理之嫉妬欺蔽無異于前則事既可知而原之望于是絕矣蓋是時也懷昏而不知裏淫而失道原固灼見之而慙惄之誠不能自己焉他日天問之作反覆于鯀禹啓少康之事夫亦離騷之志也然自原没二千年而莫有明其意者方且以求女爲

失喻幽昏爲無禮嗚呼原其益寃也哉

李安溪裕
村全集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

錄日知

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柄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長洲文待詔徵明以庚寅歲生刻一印章曰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無論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于庚寅至楚懷王被執于秦壬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續盛文章極服妙絲照萬方皆七言之祖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茫茫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透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搖搖其左右汜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騷白覽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芨芨兮右蒼龍之

躍躍屬雷師之闐闔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輶之鏘鏘
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
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古人兩名屈原名平其作離騷也名正則字靈均

介之推事見于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立枯之說始自屈原楚辭九
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
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
哭之

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
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

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卽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鈎楹內注豫讀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荀子每言案楚詞每言羌此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衡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或曰地獄之說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類也雖文人之

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酉陽雜俎曰今人多呼殿櫈桷護雀網爲罘罳誤也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有作復思者有作覆思者宋玉大言賦大笑至今摧覆思言一笑而垣屏爲之傾倒也若摧護雀網亦不足大也

詩之爲教雖主于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如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槩子內史蹶惟趣馬懦惟師氏豔妻媯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離騷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子司馬子蘭椒專伎以慢慆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近千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古人之于喪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爲像也左傳言嘗于太公之廟麻嬰爲尸孟子亦曰弟爲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

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冒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歟

竝全上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閭二篇又無是一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鬼无咎謂大招古與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游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于于仍兮覽德輝

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公去國殤禮魏以大招惜誓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解嘲有之如賈逵班固于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宋姚寬西溪叢語

銑按魏陳思王集陳審舉表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今宋玉九辨中文也

洪慶善注九歌東君篇緇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簾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旣鏤板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攜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

正與絕遠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

容齋續筆

離騷九歌江蘿芙蓉杜若薜荔木蘭白蘋留夷揭車蕙芷蘆菊芰荷蕡菜蘘蕪薺葦地所常產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復獨遺是誠何故耶說者遂以九歌之三秀爲芝余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採之則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

宋王令藏芝賦序

宋玉九辯詞云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衍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容齋續筆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卽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眞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旣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于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情嫋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懷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惄惄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

犯手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遺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
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
交御雖見夢于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
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頫音匹零反斂
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類而怒之語正用此
也

容齋
三筆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
賦序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
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立
廟爲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
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

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憲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瓊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王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旣稱玉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

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
自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
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
其名耳

沈括補筆談

銑按存中所辨王玉字差誤與姚寬西溪叢語同較
勝容齋之費周旋矣

梁蕭統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于文而陋于識者
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
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序此與兒童之

見何異

東坡答劉沔書

錢芸生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其肉味半月如齋

雲仙雜記

詩人用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曷嘗不隨人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奢平語之辭曰些經屈宋采用後世遂爲佳句蔡寬失話

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楚故訛韻寔繁

文心雕龍

王司州胡之字修齡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是時覺一坐無人

劉慶義世說新語

銑按二句出九歌少司命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答云昂昂若千里之

駒泛泛若水中之鳧

並全上

貴公子雪中飲醉餘倚檻風曰爽哉快哉左右有泣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以喪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有之不知者以爲諧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時無宋玉在其傍也

東坡書柳公權聯句

王荊公有黃昏風雨打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

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
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
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
詩云漫遶東籬喚落英其義亦然

宋費袁梁
谿漫志

銑按落訓始此爲的解鶴林玉露亦謂初英也

韓退之羅池神碑石刻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
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
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

夢溪筆談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

蘇箇
反

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

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囉訶
也

薩音桑葛反
可反訶從去聲

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全上

銑按朱子語錄存中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于雅不求之于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公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蘇籀樂城先生遺言

屈原大招句用只字蓋當時語助晦庵辯證已摘其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又以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史繩祖學齋帖畢

賦有隔句用韻而兮字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離騷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

朱子文攷異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居士詩話

柳子厚作楚詞草訛謫怪韓退之不能及

寓簡

李伯時九歌圖用澄心堂紙作每圖書三間大夫辭子後筆法娟妙匪特畫居絕品也題識殘闕止存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畫十字上有宣和大小印璽卷末元人題咏甚多康熙庚戌秋九月九日觀于宛乎孫氏研山

齊宋文淵閣李龍眠

九歌圖卷跋

寒山趙凡夫子婦文似字端容妙于丹青自畫本草一

部楚辭九歌天問等皆有圖曲臻其妙

王士禛池北偶談

離騷譜一卷崇文總目陳士康撰依離騷以爲聲

馬端臨文

鴻臚通

清

楚詞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于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

揚升庵文集

銑按以大招爲屈原作者王逸晁補之史繩祖也以爲景差作者晁公武楊用修也竊謂如晁楊說則適合漢書志二十五篇之數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

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
撻撻者哉苟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
皆述古語也

因學紀聞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道遠矣

離騷曰閭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悟以楚君之閭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武之祇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禍哉此非屈子之意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于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贊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銑按四句出九章上二句哀郢下二句悲回風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于元淵

原注淮南子作蜎蜎七畧

蜎子名漏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爲泉古文苑又誤爲洲宋玉對

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荀子賦篇請占之五泰注五泰五帝也監本改五帝而

刪注文並全上

銑按深寧叟所見乃建本也

詩辭固多協韻晦庵用吳才老補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離騷經惟多艱多替之句最爲不協孫莘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晦庵以艱音巾替音天雖用才老之說然恐無此理以余觀之若移長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民生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協不勞牽強也

齊東野語

續歷代賦話卷二

嘉善浦 銑柳思輯

兩漢

班孟堅漢武故事云上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
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
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歎其工謂相如曰以吾
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
耳上大笑而不責此史漢所未錄者今新安刻漢武故
事亦不載當非全書明董斯張吹景集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
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

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僊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
棘矢所發無臬飛碟雨散剛輝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
赤瘦子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螭魅斯猖狂斬蟠
蛇腦方良因耕父于清冷湧女魃于神潢殘孽魑與罔
象殪野伸而殲遊光八靈爲之震懼况魑魅與畢方度
朔作棲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探索華目察區陬司執
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懾此文雖多物眇然情狀無所
寓翟汝文公巽作內中大儻文云云乃有託諷之意歸
張衡思元賦號馮夷俾清津兮耀龍舟以濟予李善注

文選河伯姓馮氏名夷洛子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蓋
本于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前此未有用者

容齋四筆

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𦵯與古蜚字相似卽
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
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易上九
飛遯无不利謂去而遷也

西溪叢語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
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旣文體浮
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

劉肅大
唐新語

張由古有史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于衆中歎班固

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闕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

全上

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腥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何足以知之若賈生服賦真知大人者也

東坡

小宋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于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爲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

文集

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于今

郭客

書叢

反離騷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
則兮度后土之方貞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于天養
物均調者莫過于地也文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
爲原以法地也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
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
原也此乃雄自論己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繫以
下方論屈原也

漢書注

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
奪之

王充
論衡

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麟瑞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爲非本土所出蓋失之矣 宋祁曰學林云此傳作璧師古以爲殿璧文選作璧五臣訓爲璧玉其義迥不同賦曰仰擣首以高視兮目冥晦而亡見正溷溢以宏惄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輶軒而周流兮忽鞅鞅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麟瑞金人俛俛其承鐘簾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皆以下句釋上句其曰據輶軒而周流兮忽鞅鞅而亡垠然後言玉樹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其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樹之青葱金人之

巖巖耳玉樹植于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皆言望
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

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岸臨淵宋祁曰妙一
作眇遠字下當有亡國字

平原唐共壇曼兮列新雉于林薄宋祁曰雉當作夷學
林云周禮雜氏掌殺草鄭氏注云雜或作夷引春秋傳
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音駢然則雉賦本
用雜爲夷而又省雜之草止用雉字耳

迺搜述索耦皋伊之徒魁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
之意應劭曰冠其羣倫魁桀也師古曰言選擇賢臣可
匹耦于古賢舉陶伊尹之類冠等倫而魁桀劉放曰能

屬上句劉敞曰能屬魁字

以上甘泉賦注

銑按文選以魁倫魁能爲句劉說是也師古誤以魁字斷句而以能字下連函甘棠之惠甚屬牽強

河靈靈蹕兀

古掌字

華踏襄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

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揚雄賦兀華踏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襄馳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襄字誤矣郊祀

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

封禪書郡作襄山徐廣云蒲坂縣有襄山則知二字紛

錯久矣

河東賦注

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脊師古曰章皇周流言西
偏也謂苑囿之大遙望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

杳然無遠也說者反以杳爲省解云重沓非惟乖理蓋已失韻

校讎

注

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讀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

顏氏
家訓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鯔鷗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詔樂琴書以銷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益然覺其左右

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見漢室多事欲去以
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始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胷中者
與淵明不類也

葉夢得避暑錄話

王褒洞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
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
其語可謂奇矣

容齊三筆

長楊賦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

銑按太宗文選作太尊謂高祖也下句文武之度指
文帝武帝于理甚順若此又作太宗則下句爲重出
矣

張衡思元賦發昔夢于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注昔夜

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于崑崙山之上卽下文云忤巫咸以占夢含嘉秀以爲較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爲發昔夢也臣賢

揆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卽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賜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唐章懷太子

注子賢

馮衍顯志賦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注楚詞曰採三秀于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軒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爲秀恐失之矣

攤六枳而爲籬今築蘭若而爲室注枳之爲木芳而
多刺可以爲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呂刑
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
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
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
下相維遁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爲六全
銑接呂刑今周書作小閒維公公枳四字無登登泉
皇下作口枳維國四字無維在二字

司馬相如止林賦奏陶唐氏之舞頌師古注陶唐當爲
陰康傳寫字誤耳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澗
伏澗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閼筋骨羸弱不達

故作爲舞以宣導之

漢書注

銑按劉彥和云注解爲書所以明正理然謬于研求
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
謂之闕尹是不諦孰雕虎之人也予故于注之佳者
頗摘一二庶不負昔人苦心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鵩鵠
裘就市人楊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文君姣好眉色如望
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
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
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
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于世

西京雜記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
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
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并稱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
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
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纂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
敢言作賦之心矣

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賦千首乃能爲之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
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
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
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于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
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
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
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爲几賦不成鄒陽代
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
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並全上

銚按文木及柳鶴諸賦俱載本書概不錄 庾信作

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
也顏師古亦曰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于里巷多有
妄說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
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
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或問景差唐勒
宋玉枚乘之賦也蓋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

銑按顏氏家訓文章篇曰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
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

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鳴鶯之咏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若劇秦美新妄投于閻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耳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畏欲捷及嘗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

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

桓譚新論

予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幸甘泉宮欲書壁爲之賦以頌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

全上

銑按二仙王喬赤松子也見仙賦序

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豐父丈嘗與僕言班孟堅兩都賦華壯第一然只是文辭若叔皮北征賦云勸蒙公之渡民兮爲强秦兮築怨此語不可及僕嘗三復玩味之知前輩觀書自有見

處

許彥周詩話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諭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爲長沙傅有服入舍爲賦以

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
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
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志遺形
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繩
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
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此
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
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諸臣惟謝
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摩之益風俗遷染之效
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
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漁隱
叢話

余讀賈誼服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鵠冠子

鵠冠子十

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鵠賦相類

余往來京師求鵠冠子

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

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服賦以

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

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鵠冠子遷號爲搏

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鵠冠

子書亦必不取服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

類柳子厚辯鵠冠子慈溪

黃東發曰所辯皆當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
佩玉冠冕還折揖謾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

觀
黎城先生遺言

宋玉諷賦載于古文苑大約與登徒好色賦相類然二賦蓋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諷賦而作美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知其誣也有不好色而能蓋文君者乎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林下偶談

石賚政

中立

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楊大年

方與客碁石自外至坐于一隅六年因誦賈誼服賦以戲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

以應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

河東賦灑沉蓄于澠瀆兮播九河于東瀕宋祁曰蕭該音義曰灑沉蓄而呀壑瀆兮該按呀或以爲呵呵叱問

四瀆也孔武仲筆記亦錄此

宋景文公筆記

稽穎樹領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上向也該按韋本作梨穎樹領梨穎穎搗也樹領領觸土也今作稽穎傳寫誤耳

全上

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澑澑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滌演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

夢溪筆談

相如游獵賦所賦草木禽獸句四字排比積疊皆世所希有怪誕不切世或珍異之何哉然世之好賦者烏知不笑余不識古文奇字顧余之所言者理耳他非所知

黃氏
日抄

固之賦幽通將以致命遂志也然氣懾而辭戚固之不得其死已占于此經曰禍福將至有開必先又曰善不善必先知之其類此矣雖曰致命吾不信也

全上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穀慢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之罪正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于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于子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

史公不能保身于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東坡文集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篇而子臯傳云臯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遷故所作少而善于臯臯賦詞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骯髒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詆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漫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

日知錄

王林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于晉宋觀陳皇后失寵于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據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漢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據作而不出于西京矣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之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

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搆
並全上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
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南
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劉慶義世說新語

銑按張衡爲南都賦述南陽光武舊都也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
堪羅綺

全上

銑按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
形似不勝乎羅綺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渾無有盧橘微黃尙帶酸張嘉甫

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檸枇杷核柿亭柰厚朴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依據之何也東坡笑曰意不欲耳

冷齋夜話

孔叢子七卷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卷末

晁公武讀書志

銑按臧爲武帝太常在官數年著書十篇先時常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諫格虎賦一楊柳賦一鵠賦一蓼蟲賦一

漢書蓀文志太常蓼侯孔臧賦

二十

篇

班婕妤擣素賦曰仰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

李善文選
賦注

文中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揚雄長楊賦乃命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班固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

日知錄

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綽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鬻音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全上

賈生惜誓賦之超絕如云黃鸝一舉兮知山川紓曲再舉兮覩天地圓方此言居身益高則所見益遠矣今人

汨于情僞沈于利欲猶坎蛙壤蚓積處窪下欲幾高明
得乎宋李壁四十

九章經序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
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
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
歲名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
借賈誼服賦單閼之歲今四月孟夏庚子日斜今服集
予舍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日知錄

銑按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
稱甲子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周

庚信哀江南賦序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睇而猿號兮李
偉發而石開宋祁曰徹當作微游蕭本作流音義曰該
按春秋作養由今漢書作流由與流亦互用幽通賦注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注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芷若
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

賦微

銑按史記有射干二字文選亦有之然則俗本妄增
有自來矣据下文騰遠射干是獸名又蕭本射干是
草名此文是香草名如史記文選則此賦凡三用射
干字漢書與文選史記多有異同諸柘巴且史記
作諸蔗溥且文選作諸柘巴苴其上則有宛雔孔鸞

史記有赤猿玃猱四字在鴛鴦孔鸞之上又蠻蠻軀
軒之下史記有兕象野犀窮之瘦獫八字襲積褰綢
句下文選有紆徐委曲一句又眇眇忽忽若神之髣
髣史記作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又怠而後游于
清池史記作怠而後發游于清池又奔揚會文選作
奔物會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注李奇曰亦夫子
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
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劉放曰顏說全失但誼舉屈原
事則可興已矣遂自敘其怨憤則太過矣許應元曰諱
曰以下咎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顏

說非是 漢書注

哀二世失行賦魂亡歸而不食下史記有負遂絕而不齊兮五句蓋班氏刪之也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因學紀聞

銑按文選作徵宜據以刊正漢書

揚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倫古善御者愚嘗考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車而愛之至于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車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班固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揜文竿出比目二句爲
對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閒
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鶻

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識文改樂爲大子文選李善注亦引大子五臣
乃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爲雅並全上